

逃离少女时代

江露露

我不太喜欢我的少女时代,它是灰色的、单调的,是焦虑的、疲惫的。

这种不喜欢在我初三的时候达到了峰值,因为学校突发奇想重组了个所谓的重点班,我被拎到这个班,被迫离开了所有的任课老师以及最好的朋友,更为严重的是,我本来挺好的成绩也显得差起来——对于我们大多数普通学生而言,学习成绩的好坏全靠相互比较,毕竟高考最终看的也不仅是分数多少,更是排名几何。

那一年真是糟糕极了,我不喜欢新班级的班主任,也不太适应英语老师的口语教学方式,语文老师总是说我的作文离题,化学老师一讲话我就犯困,新同学的名字我大都记不住……在那个十五六岁的年纪好像第一次隐隐约约感受到了人生无常——我明明什么都没做,但一切离我而去。

似乎连呼吸都是压力,这种压力包裹下的我变得越来越笨、越来越胖、越来越灰暗。整整一年,我最轻松的时刻大约就是课间上厕所的十分钟——我们的教室设在办公楼,我一个人从教室离开,经过若干个教师办公室下楼,然后穿过几个教研组,再沿着操场对角线走到另一角的公共厕所完成如厕,来回差不多要占据整个课间的十分钟。

这一年唯一的亮点大约就是这十分钟我脚踩的黄色太阳光。

转机在中考。

在志愿填报上,我义无反顾地放弃了所谓的省级示范中学,就近填报了一所很一般甚至有点差的高中。我当然知道当时所谓“离家近”“不用住校”“消费又低”等都是借口,只不过害怕压力越来越大,只是想不用那么辛苦地当优等生——这种想法很没出息,但是真的很舒服。

就这样,我本应该更加疲乏的求学之路,硬生生地被我撕开一道口子,终于有那么一丝轻松感投射进来:我能够努力且放心地写着周记和作文,语文老师总会不厌其烦地批长长的评语;空间几何依旧在我的想象之外,但能够允许我耐心地抠、慢慢地算;物理好难学,但考过及格线就能名列前茅;校园里树荫照水的小荷塘、雨季里能溢出来水来的井,还有那个被我们打到树上的羽毛球……

我多么贪图这种轻松啊,连文理分科都敢大笔一挥,填了理科——只因为我喜欢的语文老师要教理科班。

但老师们一一找我谈话,主旨都是让我认清自己、理性选择,于是,我改回了文科。

时间像课桌抽屉里每半日更新一次的试卷一样匆匆而去,如同复制粘般无从回忆,而对未来所有的畅想也只是想逃离现在。

那个阶段最轻松的时候,大约是放学回家的那半个小时路程,我走进环绕的群山,看着山变得越来越大,而我变得无限小,小到如尘埃、微光,小到所有的喜怒哀乐都不足一提,小到能感觉得到时间载着宏大的宇宙、漫长的历史正缓缓流过,也载着我离开现在。

终于,我迎来了高考,我不记得语文作文题目,不记得我最终考了多少分,连大学录取通知书也没有留存,高考志愿我亦填写得简单——只选中文专业,且非教师类。其实,从我并不高的考分以及这个专业就业形势客观理性的分析,就可以预估学校填报的难度以及堪忧的未来,老师和家人也都告诉我这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,我告诉他们我喜欢、想好了、确定了、不改了。

后来,我坐上了北上的火车,来到了可能是我这一生最幸福的时光里:老师在课堂上为我们朗读“我们记忆最精华的部分保存在我们的外在世界……那是过去岁月最后的保留地,是它的精粹,在我们的眼泪流干以后,又让我们重新潸然泪下。”志同道合的朋友就坐在身边,图书馆里总能找到未看且让人想看的书,食堂里有我最喜欢的风味茄子,自习室里还能碰到喜欢的男同学……

即便如此,很多年里我还是会从这样的梦里惊醒——每次都是



江露露,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。

在答题,有时候是在试卷上答题,交卷时间到了我还没做完,急得满头大汗;有时候是在黑板上答题,大家都写满了,我的粉笔却总是写一笔折一截,或者干脆写不出来字,只剩下划过黑板的刺耳的声音。

等到不再做这样的梦时,我终于可以回过头从容复盘,常常自问:我是不是走了弯路?

答案是肯定的。但如果不能心随所愿,那一切出逃又有什么意义呢?



查分的特殊日子。前一天晚上我就开始失眠,直至深夜仍毫无困意。第二天清晨,便躲在房间,守着电脑,一遍又一遍地进入安徽高考成绩查询系统查询成绩。在焦急的等待中,先是安徽省公布了省控线,随后我就查到了自己的成绩。很可惜,离一本线差了几分,我有些失落,有些遗憾。我打开房门,把分数告诉了父母,也有许多亲戚打电话询问,父母也将成绩告诉了大家。其实,我也犹豫要不要复读,但最终还是想通了:高考无非是很多人做同一张试卷,错的每一道题,都是为了遇见更好的人,答对的每一道题,是让你遇见更好的自己。

我曾经站在大大的落地窗前,遥想着美好而又通透的未来;我曾经站在学校的红榜前,告诉自己再努力点;我曾经在无数个黑夜里无声哭泣,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。如今,曾经期盼的未来和远方都已抵达。所有的辛酸与泪水都留在记忆里。

疫情下的高考

王钟霞

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,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,将我原定的备考计划全部打乱,开学的时间被一再推迟,我被迫在家中网课学习,其后高考被再一次推迟。那时候的我总想着,高三的时光怎么这么漫长啊?怎么可以快点结束啊?什么时候可以不用学习啊?

四月份,长达三个月的寒假终于结束,我们回到了校园,紧跟着就是二模,成绩也是出乎意料的差。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谈话,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,我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,随后又投入到紧张的复习中。

高三的日子单调,枯燥无味。生活就是教室、食堂、宿舍三点一线,曾经长发飘飘的同桌把头发挽起来了,目的就是为了节省一点打理头发的时间。有一天,她满脸愁容地对我说:“我还有可能考上吗?你说我如果考不上,复读一年能不能上岸?”我不知该如何回答。某天五点多时,天才刚微微亮,我打开教室门,听到隐隐约约的啜泣声,昏暗的环境中,我看到她趴在桌上哭泣,肩膀不停地抖动。那一刻似乎所有的安慰都显得格外苍白无力。我也曾独自一人在无数个睡不着的夜晚,站在阳台,看着黑夜一点一点消退,看着太阳慢慢升起,我多想时间可以快点儿,再快点儿。

眼看着高考越来越近,梦想却依旧遥不可及。数学一直是我薄弱的

科目,在临近高考前的最后一次模考里,数学成绩依旧没有多大起色。我看着试卷上少得可怜的分,那一刻压抑到了极致。我回到家中,把自己关在房间痛哭,不愿再回到学校学习,想就此放弃,想逃离高考的折磨。妈妈对我说:“高考并不是人生的唯一出路,但是,你多学点,才会多点出路。如果你连高考这个小坎都迈不过,将来又如何去面对人生中的风风雨雨呢?”

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挣扎和抉择之后,我决定回到学校继续学习。

后来高考,我答完了所有卷子,把能写的都写上了,我把我的梦想和期许也一并托付给了考试。2020年7月8日下午,最后一场英语考试,提前五分钟答完题的我将笔缓缓放下。七月份的天气,夏意正浓,晚霞的余晖洒进教室……原来高考真的结束了。我没有喜悦,没有激动,有的是释然。

之后便开始了漫长的等待,在等待成绩的那两周里,时间似乎格外地慢,而我也一直密切关注着关于考试成绩的任何新闻。7月23日是高考



王钟霞,铜陵学院文艺学院2020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。